

崇敬錄

坤

崇敬錄卷之三

主敬淵源

堯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寅敬賓出日寅饒納日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虞書堯典篇

蔡氏曰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書叙

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贊堯之德莫備於此首以

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

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東萊呂氏

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不違作曆之

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

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欽敬之心而已敬天

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

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朱子曰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

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

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又

曰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密粲

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滾遠○呂氏曰散而在

外則為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欽明

之潛蓄也○西山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
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董氏
鼎曰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
明時二也知仁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
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
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
見於知人傳賢而不溺於親愛之子不遺於踈賤
之舜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
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
而實自堯啓其端焉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

武夷熊氏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堯典是第
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
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
已初制立法蓋未詳也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
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濇求也

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契曰敬敷五教

在寬○命伯夷曰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以秩宗名之者以宗廟為主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禘禘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

欽哉○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欽哉惟時

亮明天功舜典○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

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大禹○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臯陶賡載歌又歌帝拜

曰俞往欽哉益稷○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

蔡氏曰帝謂堯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

可合於堯言其目則濛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

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陳氏曰自內

形之外則濬哲之發乃所以爲文明由外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蔡氏曰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數五教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蔡氏曰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無物欲之污可以交神明○蔡氏曰祗敬也載事也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朱子曰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朱子曰允執厥中聖賢相傳只是一箇敬字○西山真氏曰敬之一言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蔡氏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朱子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之

聖亦只從這下來又曰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
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只終始
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
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
天下平皆是又曰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
朱子曰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旣無所爲則人之
所見如此而已○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爲之
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
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大謏○祗台德先不距建

朕行講貢○史記曰聲爲律而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
孔氏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蔡氏曰
祗敬也禹旣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
以敬承于舜也○呂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
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意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蔡氏曰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
己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
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湯湯降不遜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商頌長發篇○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商書湯誥篇

○欽

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之誥篇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顧諟天命罔不祗肅昧爽丕顯懋敬厥德

太甲篇

朱子曰祗敬式法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其聖敬

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

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慶源輔氏曰言湯

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

能昭假于天與天爲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

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蔡

氏曰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朱子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華谷嚴氏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卽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脩初底人○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是也

文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雅文王篇

○維此文王小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思齊

篇

思齊

○微猷懿恭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周書無逸篇

朱子曰穆穆濇遠之意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萃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朱子曰小心翼翼翼翼恭慎之貌卽所謂敬也○慶源輔氏曰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自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

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爲大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卽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朱子曰雖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數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

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又曰只觀雖雖在宮
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
此○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
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
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
守悠久無間也○豐城朱氏曰雖雖和之至也所
以爲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
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
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
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

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
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爲純亦不已之實也○
朱子曰修齊治平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
濟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北溪陳氏曰且如
恭敬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
之聖敬日濟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敬齋胡氏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帝之道可
得以見歟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

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

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而乃爲

戒書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而爲銘焉大戴禮其

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殷鑑不遠視爾所代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

事皇天敬以先時銘凡十有四○予小子夙夜祗懼

舜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與爾有衆在天之

罰周書泰誓篇○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篇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於敬與義之二言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蔡氏曰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也○陳氏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亾判焉

周公周公之事文王也行去聲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
汜論篇

○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洛誥篇○公曰我亦不敢

寧于上帝命君奭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仰以思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孟子離篇○公孫遜碩

膚赤烏几几德音不瑕豳風狼跋篇

吳氏訥曰行無專制必稟命也事無由己凡事不

專決也身若不勝衣持身之謹若怯懦也言若不

出口言常謹慎也至若奉物於父則又極乎質慤

專一之心常如不勝而有失墜者可謂能盡于道

者矣解○朱子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待旦急於

行也孟子歷叙羣聖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

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又曰讀此
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雲峯胡氏曰聖人之所以
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
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
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亾身雖存而心
已死豈不大可哀哉○慶源輔氏曰周公皇皇汲
汲不己之誠如此學者苟能心體而默識之則聖
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
○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
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

音不瑕也○朱子曰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孔子温良恭儉讓

論語學而篇

○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

疑而

○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肫○於鄉黨恂

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鄉黨篇下并同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

言惟謹爾○君在跋踏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

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踏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迅雷風烈必變○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篇為政○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孫丑篇○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孟子子

朱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

西山真氏曰莊主容

敬主心中發外故曰恭也

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

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
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
可見矣○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
以進德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
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林氏
黻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惟其著見者言之堯曰
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
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
德之著者言之也○朱子曰厲嚴肅也人之德性
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

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程子謂須是恭而安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急情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朱子

曰恂恂信實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其容貌辭氣如此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朱子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朱子曰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朱子曰位君之虛位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朱子曰攝擻也齊衣下縫也屏藏也

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等
階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
○朱子曰圭諸侯命圭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
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高不
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蹢蹢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
物也○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
儀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
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

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大是也○朱子曰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子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朱子曰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衣服冠而坐○朱子曰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問二程教人持敬若每事加敬則動靜語

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
理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
之聖敬曰濟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是只是它便與
敬爲一自家須用持着少緩則便忘了所以常要
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感
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
世立人紀猗與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
師刪述存聖軌○西山真氏曰坤六二敬義自黃
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也○朱子曰

聖人未嘗不敬但自是聖人之敬與凡人以下不同○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

顏子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不遷怒不貳

過雍也篇○三月不違仁肱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

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曰此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又曰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個字○程子曰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又曰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程子曰顏子與聖人相距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又曰人須是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問顏子請事四勿者亦只
是持敬否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
無己可克顏子止是持敬又曰敬則無己可克其
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已
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己是私欲發時便與
克除去兩不相妨又曰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
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
敬止之敬也又曰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
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

己可克又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
打併了教它進靜又曰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
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
否曰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
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又曰程子言敬必
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
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
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己
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可及耳

答林擇
之書

又

曰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

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
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
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
及夫思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
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
而私意無所容矣○西山真氏曰孔子告顏淵以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淵曰請事斯語敬也又曰堯
舜以及周孔其相傳之大槩至孔子授顏子本末
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所以希孔而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勿齋箴曰勿

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旣幹石必隨其道伊何所主者
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
在茲其永無斁

曾子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篇○有疾召門弟子曰啓

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泰伯篇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唯應之速也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嘿契其旨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若吾夫子雖未得其位然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朱子曰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又曰曾子戰戰兢兢只是戒慎恐懼常恐失之又曰曾子自戰戰兢兢

中做得來○西山真氏曰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亦敬也後之學者欲溯聖賢之淵源者其必自顏曾始○北山何氏基魯齋銘曰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于魯而得于實確固滾純精粹嚴密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繼是悉聞禮聞孝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

子思受業曾子之門作中庸以傳道統戒懼謹獨常存敬畏之義

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曰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又曰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尚幸此書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攷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游崇仁義黜霸功闢楊墨閑先

聖功不在禹下

韓愈說

程子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來○朱子曰孔子不言心孟子始說心○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

其之死不得其傳焉

周子宵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說○通書圖說明善惡之幾窮性命之原○一者無欲只就敬上捱去以無欲爲敬

朱子曰先生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朱子作畫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伯程子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行○終日端

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上蔡語錄

先生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序之曰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朱子作畫像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叔程子道德純備學問淵博

呂公著

寬猛合宜莊重有

禮

和靖語

有經天緯地之文有制禮作樂之手生民之

先覺聖代之逸民辯

朱子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勉齋黃氏曰周程倡明絕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歟○朱子作畫像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氣質剛毅德威貌嚴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如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狀行○慨

然有意三代之治議與學者欲買田試行經界法有志未就而卒吐○西銘一書是中庸之理游定夫說○主敬之工以己心爲嚴師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

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

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指正○朱

子作畫像贊曰早悅孫吳晚迓佛老勇撤羣比一

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泰山喬岳蠶絲牛毛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規模

廣大心法嚴密畫像贊○從延平李先生學謂致知不

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
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
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
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存此心於
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
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
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
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
正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

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筋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自受學于李延平退然如將不勝斂萃就實反博歸約辯

勉齋黃氏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北溪陳氏曰孔孟周程之道

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自孟子歿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
子出焉歷世既久寢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會濂
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聖之道該徧全
備可謂盛矣○果齋李氏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
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雖與天地俱弊可也○退溪李先生彞銘
曰堯欽舜恭禹祗湯慄翼翼文心蕩蕩武極周禘
乾惕孔云憤樂曾省戰兢顏事克復戒懼謹獨明
誠凝道操存事天直義養浩主靜無欲光風霽月

吟弄歸來揚休山立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博約兩
至淵源正脉

崇敬錄卷之三

崇敬錄卷之四

旨訣通集

按古今聖賢旨訣不無中間時代之隔絕故遂以是分上下而聖賢大訓之外

亦多有諸子諸說所當相與參攷故又別為通集以類分揭如左

弟子職曰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管子

吳氏詒曰整齊修治嚴肅之貌式敬也翼翼恭敬

貌此篇明白簡要惓惓以敬為言豈非當時先王

流風善教猶有存者管子其有所受歟學者宜深

體之

○周內史過曰敬德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會何以長世傳左

林氏堯叟曰敬載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禮不能自行○豐城朱氏曰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德不行

○曰李

晉大夫名胥

夫使韃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同上

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陳氏曰人能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德之

聚也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處如賓承事如祭敬也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故曰仁之則也○敬軒薛氏曰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亾百體解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上西山真氏曰能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夫敬之一言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故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信矣夫

○蘭溪范氏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又曰今之言敬者乃皆粧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又曰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會他事

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着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涉水亦只這箇心○雲峯胡氏曰念卽思之謂而敬卽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

○致堂胡氏寅曰敬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盤水如震震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

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變而此心常在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然須是實體便見得敬是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曰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端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

惺惺今之學者却不能如此○又曰今人心聳然
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
惺惺自無客慮又曰須用常提掇起時惺惺不要
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又曰人之本心不
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一身須是喚醒方知
恰如瞌睡強自喚醒喚之不己終會醒其看來大
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
分明又曰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
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雖困睡得人喚覺
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

心便在這裏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
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
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
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人惟有一心是主
要常常喚醒又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
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
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
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
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又引釋氏說心云不

得跳舉不得昏沉無他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沉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勉齋黃氏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所謂常惺惺法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模寫出了

○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撓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夏着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朱子曰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法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常惺惺心收斂不容一物三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入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八處皆

在其中矣問敬諸先生之說却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

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
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勿齋程氏曰整齊嚴肅
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
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
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
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勉齋黃氏曰且
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
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
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

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
相養之功始備

○南軒張氏曰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李
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冥
息亦當隨時某以爲嚮晦冥息乃敬也知嚮晦冥息
之謂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卽存聖愚異其敬肆是分
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
脩己以敬克持其身須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
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音而實卓然

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德
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
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
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卽杜其源有過斯改
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遠于躬魚躍爲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
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繆則千里

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
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

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易云其敬妙在主一
易云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
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
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主一齊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
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湛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
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
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
日在茲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

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而心愈雜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東萊呂氏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
不敬

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

同也心嚴重則體安舒心輕肆則體躁擾以身驗之斯可見矣

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九峯蔡氏曰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偏廢也洪範皇極內篇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瞶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耻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

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
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
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

書集
傳序

○勉齋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語也然師
說又謂敬守惟畏爲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
之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
念二者實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覺軒蔡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裒集程門

論敬要語詳且密矣黃氏又述先師敬字之義惟
畏爲近之尤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
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
理之用無不行惟夫虛靈知覺旣不能不囿於氣
又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亦將隨之而昏
且亂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
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滾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
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惟畏爲
近之其說不可易矣

○西山真氏德秀曰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

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敬而已

心經贊曰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
○魯齋許氏衡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
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
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
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省察不要逐
物去了雖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
記一部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
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

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爲子爲臣爲君爲
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
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覺又先要窮理

篁墩程氏曰許氏生裔戎倣擾之秋無所師承而
獨有得于程朱之心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
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
物則固不與世爲存亡而非豪傑之士則亦豈能
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尊盧吳氏澄敬銘曰惟人之心易於放逸操舍存
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勿

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
肅端莊靜一戎慎恐懼兢業戰慄如見大賓罔敢輕
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
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
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林隱程氏心學圖說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
良心人心卽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
道心卽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
則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爲道心自精一擇
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

以下是過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
戒懼以下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卽體欲
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可以見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敬蓋心
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
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
惺之說則其爲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心 學 圖

本心 良心

虛靈 知覺 神明
 心
 身主 靈

大人之心

赤子之心

道心 人心

維精 擇善

惟一 執固

慎獨

敬

克復

心在

宰 主 心 一

心恩

操存

養心

盡心

七十而從心

四十不動心

正心

敬心

三才圖會

十三

篁墩程氏曰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退溪先生曰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淡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不願卽致仕而歸其爲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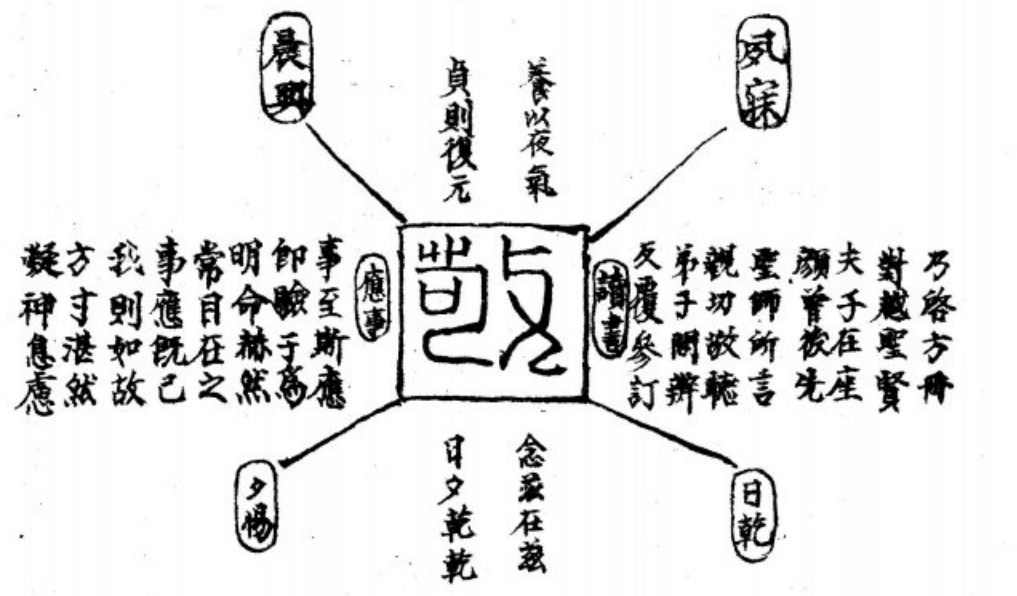
○南塘陳氏 栢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旣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欵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座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

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卽驗于爲明命赫然
常自在之事應旣己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
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
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
齊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
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范氏祖禹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
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鷄鳴爲夙興夜寐之節又曰
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
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夙 興 夜 寐 箴 圖

鷄鳴而寤
思慮漸馳
盍於其間
澹以整之
或有舊愆
或細新得
次第條理
瞭然絜識

本既立矣
昧爽乃興
盥櫛衣冠
端坐斂形
提擧此心
儼如出日
嚴肅整齊
虛明靜一



動靜循環
惟心是監
靜存動察
勿貳勿參
讀書之餘
間以游泳
發舒精神
休養情性

兼夙夜

日暮人倦
昏氣易乘
齊莊整齊
振發精明
夜久漸寢
齊手斂足
不作思惟
心神歸宿

退溪先生曰右箴南塘陳茂卿所作以自警者金華王魯齋嘗主教台州上蔡書院以是箴為教使人人誦習服行今謹做魯齋敬齋箴圖作此圖蓋敬齋箴有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為圖此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為圖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一靜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間二者並進作聖之要其在斯乎

○篁墩程氏敏政曰人之得名爲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爲涵養本原之計者至不敢撤琴瑟而廢箴箴于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希天之極功有以也蓋嘗反覆細繹得程子之說曰天

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
涵養直內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最是
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其語約而義精其
功簡而效博誠所謂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
大有功于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焉者也心經附註
○敬軒薛氏曰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
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讀書錄下并同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敬則中虛無物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矣

只主於敬自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矣

不主敬則嗜慾無涯馳騫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也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雖動靜小事亦差况大事乎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
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
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五六步之外卽非敬
矣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
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此程子所謂
主一之謂敬無敵之謂一歟

斯須苟且卽非敬矣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政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臨政持己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天水胡氏續宗書讀書錄後曰薛氏其有得於敬

乎讀是錄數過而心不警身不省者鮮矣薛氏其
有得於敬乎

○退溪先生曰爲學莫如先立其主宰敬可以立主
宰問敬之爲說多端何如可以不陷於忘助之病乎
曰其爲說雖多而莫切於程謝尹朱之說矣但學者
或欲做惺惺工夫或欲做不容一物工夫而先有心
於尋覓而或涉安排則其不生握苗之病者幾希不
欲助長而纔不用意則其不至於舍而不芸者亦罕
矣莫若就整齊嚴肅上做工夫不容尋覓不容安排
只是立脚於規矩準繩之上戒懼於幽暗隱微之際

不使此心少有放逸則久而後自然惺惺自然不容
一物無少忘助之病矣伊川嘗曰非着意非不着意
朱子答張敬夫書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
而心自存不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
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擾矣程朱此說明白切當宜深味之錄齋
問一日操存雖無走作往往昏冥而無光明氣象曰
持敬不熟之故也強而操之則反有此病如波滾沙
如谷騰霧反以自病問何以則去此病曰別無他方
法程子曰所以求收放心之心是乃收放心之法然

則所以求持敬是持敬之法大抵有此病者無他助
忘之所致而忘病尤多無此助忘之病則無此昏冥
之病矣全

問靜坐有拘束之病則如何曰血肉之軀自少全無
檢束一朝遽欲靜坐收斂則豈無拘束之病須是堅
耐辛苦無快活時節更歷歲久然後方無拘束之病
若厭拘束而待其自然則是乃聖賢百體從令而恭
而安之事非初學可能也大抵拘束之病實由持敬
之工未至故也心若惺惺無所怠放則百體自然收
斂而從令矣鶴峯錄

問思慮煩擾曰人不可無思慮只要去閒思慮耳其
要不過敬而已敬則心便一一則思慮自靜矣
答李宏仲書曰詢及諸說請各據本說明之其正衣
冠一段本朱子答方耕道書中語其上文有曰願更
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自立規程濶務涵養若程夫
子所謂敬者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欺
不慢而已今詳垂問之意欲於此分動靜夫爲學者
立日用規程之語固當動靜無舉無所遺闕其曰正
衣冠曰莊整齊肅是以靜言然而動時衣冠豈可不
正容止事物豈可不莊整齊肅乎曰一思慮曰不欺

不慢是以動言然而靜時此心尤不可不主於一本
原之地又豈容有一毫欺慢乎故朱子又嘗曰心體
通有無貫動靜方無透漏正謂此也至若所舉四先
生言敬之異各是發明一理皆不可闕如朱子敬齋
箴動靜表裏主一無適備舉而言之安有取舍於其
間哉其用力之要則亦當各從其語旨義之所在反
覆研味而實體行之恐不當別求他方便也若欲就
此求其所當先者則意亦切矣竊謂四先生言敬之
中程子整齊嚴肅一段始學之所當先莫切於此由
此而入至於力久功深而有得焉則所謂三方八處

皆在其中者始信其不我欺矣

淵源通集

按古今聖賢淵源大統之外亦多有諸賢實蹟與之相承故又分為通集以類

列揚如左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書無逸篇

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呂氏曰嚴恭

寅畏合而言之敬也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

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

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

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統一此長年之基

○其在高時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上

王庸作書以誥曰台恐德不類茲故不言恭嘿思道

說命篇

蔡氏曰此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無逸篇

陳氏大猷曰克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

者所以下之也畏敬畏也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

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而作詩曰念茲皇祖陟

降庭止惟予小子夙夜敬止周頌閔子又受羣臣之

戒而自為答之又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也任示我顯德行周頌

篇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周書周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昊天有成命篇

定字陳氏曰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

是卽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家庭者也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朱子曰言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

己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師朱子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定宇陳氏曰憂其未能敬天而內爲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卽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

德之光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

○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抑戒以自警及其歿也謂之睿聖武公韻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通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

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

衛風淇
奧篇

大學傳曰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者道威
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朱子曰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
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慶源
輔氏曰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其亦聖
人之徒歟○安城劉氏曰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
徒宜其言之合聖賢之道也○西山真氏曰人之
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嗚呼武

公其聖賢之徒歟○朱子曰瑟嚴密之貌儻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

○上蔡謝先生學于程門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誅子

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箇矜字伊川點頭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朱子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有差

○和靖尹先生緊守伊川說始終依敬字做去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開三畏齋非吊喪問疾不出戶人不識其面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

質直弘毅身軀力行伊川嘗以魯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彥明也○朱子曰某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朱子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又曰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
把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又曰和
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箇不
哭底孩兒又曰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龜山楊先生從游二程潛心經史東南學者推爲
程門正宗○體驗未發之中

朱子曰龜山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
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時發出來又
曰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
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則發必中節與夫所謂須

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亦

呂氏之說也

○呂學士先生

與學於伊川六月中來緱氏閑居中

必儼然端坐程子窺之曰可謂敦篤矣

伊川說

○有中

庸說求中於未發之前

朱子曰呂氏引允執厥中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李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卽是已發之說矣此皆其決不以呂

說為然者

○廣平游先生師事二程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有中庸說發明隱微見顯之義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游楊呂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游楊呂之密又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游定夫尤甚

○蘇季明昉始事橫渠卒業二程門問未發前用功程子謂涵養便是莫若且先理會敬

○朱光庭拱從伊川學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各三十六榻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

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程子謂此意亦好

○張思叔釋伊川自洛還往受業發憤力學伊川稱
穎悟卓異又曰吾晚得二士謂釋與尹焞也其座右
銘略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
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

右程門諸子凡八賢餘不能盡錄

○豫章羅先生從楊龜山學嚴毅清苦築室山中絕
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有得李
延平嘗往從之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作何氣象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祭延平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

○延平李先生從羅先生學終日危坐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涵養得自是別講誦之餘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嘗曰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毫私欲之發必退聽矣久久用

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為有力耳行○鄧天啓稱愿
仲如水壺秋月澄澈無瑕

先生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尤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句內求之靜坐者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驗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旨

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發汗沾衣也○朱子後與學者方誼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有用力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驗未發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

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欲於未發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着便也是已發陳後之問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去○或問延平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朱子曰只是要見氣象又曰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西山真氏曰朱

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淡非
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
而求其所謂中則又呂氏之說也蔡淵伯靜亦云
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
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其與方誼書及後與學者書
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耶蓋嘗思之未發之前
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
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掩者程子所謂靜中
有物呂氏所謂心體昭昭具在朱子所謂瞭然心
目之間者皆謂此也學者淡味而實驗之自當有

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性按吳草廬有云常見吾德昭昭具在如天之運轉

日月之往來此與呂氏說相近篁墩採入於心經未章附註而退溪先生心經後論謂吳氏之為此

說何見篁墩之取此條何意無乃有率天下故陸氏之意歟又謂草廬之說反覆研究終有伊蒲塞

氣味今於呂氏說似亦不可不商量看了未知草廬特以其謂之常見二字而為病耶

○南軒張先生學造精微大本卓然

朱子擴仁義之

端至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可以析秋毫

畫像

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朱子

○西山蔡先生師事晦菴學問有源操履無玷登西

山隄絕頂忍飢啖齋讀書偽學黨禁起貶舂陵貽書

訓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

懈其志宋史

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

○東萊呂先生師事籍溪而友晦菴南軒學以閩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任重道遠之志既病不衰

○九峯蔡先生

沉字仲默

受父師之托凜凜焉常若有負

沉潛反覆者數十年註書傳發明二帝三王羣聖人

用心

宋朝名臣錄

贊曰業廣而精德周而粹有父有師淵源有自

錄退溪曰朱門傳道之人雖稱勉齋為第一以集

傳觀之九峯當為第一也

○勉齋黃先生

直幹字卿

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

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

不倦傳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交甚有益竹林精舍成又遺公書有他時便可代其講席之語病革以滾衣及所著書手書授之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主一齋張先生

洽字元德

自少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

從朱先生學六經傳註以下皆究其指歸傳

朱子與公書曰名齋之意甚善然著實用工不須

如此每立標榜處雖亦未足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又嘉其篤志謂黃直卿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

○果齋李先生幼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先生先生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又曰閑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遂以果名齋危坐竟日未始傾倒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恭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潛菴輔先生廣漢師事朱先生僞學禁興學者多

散去公不為動先生甚器重之志一統嘗請于先生求

居敬窮理四字類語得朱子之傳扁其堂曰傳貽以傳

先儒貽後學為己任志一統

朱子嘗語公曰須於主一上做工夫則外面許多
義理方始為我有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
緩散消索了沒意思

○北山何先生基子師事黃勉齋勉齋告以必有真

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公悚惕受命得聞淵源之
懿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眼行死而後
已史以立志居敬之旨授王魯齋

○魯齋王先生

之栢會

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

逾三十始知家學之原

從公大父師愈從楊龜山學又

弟漢洽潭皆及

晦菴東萊之門捐去俗學勇於求進嘗著論語通旨

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改以魯齋聞何公從勉齋得晦菴之傳往從之授

以立志居敬之旨有疑必就質之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通鑑綱目標註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

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非衣冠不見也

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傳

公嘗刪削風詩又謂大學格致章未嘗亾還知止

節于聽訟之上又改定中庸其卓識獨見多此類
又嘗作人心道心圖退溪曰魯齋學術固多病人
心道心圖誠有可疑處

○西山真先生

德秀希元

從朱門人詹元善游當韓侂胄

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而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
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公
之力爲多焉嘗接取聖賢格言爲心經自爲之贊

宋史

顏若愚心經贊下識曰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翹
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己也上帝
臨女可以對越而無愧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瘁疴

疾痛真切於吾身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
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
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
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
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
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非學亦無一事非學其
內外交相養如此○退溪曰真西山議論雖時有
文章習氣然其人品甚高見理明而造詣深朱門
以後一人而已又曰年少輩於真西山許魯齋吳
臨川鄭圃隱吉冶隱皆議而非之

夫西山賓師於
官豈濟王之臣

東如此等事非吾之所能知也

○魯齋許先生

衡平

生裔戎倭擾之秋往來河洛間

從柳城姚公樞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自任常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儻居家勤於自治不嚴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對如賓○嘗以朱子小學書授弟子曰吾於此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

問許魯齋出處退溪曰丘瓊山輩皆詆事元之非但此時夷方主華天理民彝絕滅殆盡天之生魯齋似非偶然魯齋若獨善而果於忘世則天理誰

明民彝誰整天下其終爲左社而莫之抹以愚觀
之魯齋之爲世而出似不害義未知聖賢復生則
其論如何耳問魯齋於墓碣何不書其官爵耶曰
此非平生所欲仕故也又問若不仕則誰勸以強
仕此必欲用夏變夷不能成厥志而沒故耶曰是
但今世之士例皆不務切己工夫徒論先賢吾不
知也

○草廬吳先生

澄幼

生三歲穎悟日發旣長習通經

傳用力聖賢之學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
答問魯齋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以義黃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上古之元亨利貞仲尼顏曾思
孟爲中古之元亨利貞周程張朱爲近古之元亨利
而貞則未之有也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
任如此歟

公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
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
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者遂以公爲陸氏之學非尊信朱子本意○退溪
曰草廬之爲陸學當時已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
云云又草廬之說心經附註未所載註反覆研究終不免有

伊蒲寒氣味難整庵之論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不同者去之庶乎其可也

○林隱程先生

復心子見

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飢之

食渴之飲寒暑之裘葛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

四書章圖

揔要序

嘗作心學圖說而以敬為主宰

○仁山金先生

履祥

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文定之

門初見魯齋首問為學之方魯齋告以必先立志且

舉先儒之言居敬以立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

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

何文定文定謂之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宋將改

物所在盜起公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傳

○丹谿朱先生

震亨

孤高如鶴挺然不羣聞文懿許

公

謙仁山

講道入華山中振衣往事焉始聞天命人

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自悔昔之沉冥顛濟由是日有所悟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

易接物和粹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
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卽旦晝之爲暗室卽康
衢之見汲汲孜孜老而彌篤表

○敬軒薛先生

溫德

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

脉也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乃寢或
思有所得卽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爲
學貴踐履特以敬爲主有讀書錄發明敬字工夫

退溪曰皇明學者大抵皆有忿嶺氣味獨薛文清
眞得聖賢宗旨又曰文清之學平生用工專在敬
字上又曰薛公讀書錄非困知傳習之比其言親

切有味最多喚醒人處

○退溪李先生築精舍于陶山之麓一室泚寂圖書滿壁日處其中兢兢存研索主敬之工貫始終兼動靜而尤嚴於幽獨易肆之地窮理之功一體用該本末而深造於真知實得之境用工於日用語嘿之常致警於幾微毫忽之間存養日益純固踐履日加敦篤向上之工進進不已其可見之行則律已甚嚴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所履者規矩準繩也雅言者道德仁義也居必整衣冠尊瞻視或對案觀書或焚香靜坐終日欽欽未嘗見其

有情容

鶴峯撰
實記

先生之生上距朱子之世幾乎四百年地之相距亦幾乎萬餘里而先生尚且讀其書求其義以達其道後之人若以先生學晦翁之心而求先生之學則其至於道也不遠矣集大成於羣儒上以繼絕緒下以開來學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世求之東方一人而已

月川撰言
行摠錄

○陶山常享祝

撰川曰心傳孔孟道紹闈洛集成大東斯文準極

旨訣續集

按一敬字外又有相須相發之功不可
舉一偏發先儒旨訣亦極分曉所當細

討並究故特載
四條為續集云

誠敬說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胡季隨舉學者問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朱子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西山真氏曰主一指用功而言一指本然全體而言主則猶用意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一則不待用意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又曰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德矣此誠敬之分也又曰不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朱子曰誠是一箇實敬是一箇畏

問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

問敬是把握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握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而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敬只是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着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答曾致虛書曰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功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特別着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

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東萊呂氏曰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西山真氏曰敬則誠不敬則私意雜之而不誠矣

敬義說

問敬義何別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五峯此言精切簡當澁可玩味

○朱子曰敬有死底敬有活底敬只守主一之敬若遇事不齊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

義義便有敬靜以察其敬與不敬動而察其義與不義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矯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答余正叔書

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

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
立而德不孤若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
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
工夫少有空闕乃爲善學也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
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

答何叔京書曰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
而可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
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
樂之發其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

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南軒張氏曰居敬集義工夫并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

靜敬說

周子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註本

無欲故靜

朱子曰此言聖人專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

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
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
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
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
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事便有精
神○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又曰
主靜夜氣一章可見○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
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

是主靜否勉齋黃氏曰主靜下小註曰無欲故靜
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也須
着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又曰吳公濟云逐日
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
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
於異說然試之亦略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
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
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
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朱子曰靜坐則收斂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或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
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
勿正便是勿助長

何叔京因程子此語而疑問於朱子意謂程子不
用靜字只慮學者誤入禪去耳靜不可廢也而引
必有事焉為說竊恐有事則害於靜也且程子嘗
以呂氏求中為不可今以必有事焉為主敬存養

工夫則是與靜時求中何以異乎朱子曰主敬存
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
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
求中謂哉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
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今人皆不
肯於本根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
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
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

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則同而其意似有異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

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

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敬夫書曰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一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盖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

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必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論中和第六書

答何叔京書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

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卽周子主靜之意

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淡體之也

○豐城楊氏廉曰按靜坐之說明道嘗舉以告上蔡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歎其善學但伊川又謂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只用敬則已慮靜之爲有偏矣惟明道他日復謂性靜者可以爲學則夫

朱子獨言明道教人靜坐者豈非靜在明道則屢言之伊川則雖言之而不復以爲然乎要之明道言靜卽敬字之義伊川恐學者未悟故加別白焉其後如龜山如豫章如延平一孤皆於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上蔡亦謂多著靜不妨此豈非明道之教乎

伊洛淵源

錄新
增

○退溪先生曰太極有動靜之妙而其動也本於靜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其動也主乎靜衆人具動靜之理而靜之理常汨於動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

也聖人純於理故靜以御動而氣命於理衆人徇乎氣故動而鑿靜而理奪於氣固不能立天下之本何以應天下之事哉是故古昔聖賢莫不於是眷眷焉夫子贊易而有寂感之論子思傳道而發中和之旨以至大學之定靜圖說之主靜皆是也自是以來濂溪而伊洛伊洛而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晦菴其授受淵源宗旨雖非一言可盡而求其大本所在則殆不外是其可以易言也哉夫山不立則不能以生物水不止則不能以鑑物人心不靜則又何以該萬理而宰萬事哉聖人之主靜所以一天下之動非謂其泯

然無用也學者之求靜所以立萬用之本非欲其漠然不應也故主靜而能御動者聖賢之所以爲中和也耽靜而絕事物者佛老之所以爲偏僻也程朱門下屢以是警學者而門人之賢者亦往往流入虛無寂滅而不自返蓋知靜之汨於動而遂厭動而求靜則未免遺粗而索精去器而據道不知不覺陷溺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竊嘗思之夫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固學者之所共知而吾所謂靜與彼之虛無寂滅絕不相同此則非人人所能知也故其用功也每淪於禪寂若或患是而遂欲捨靜養而專

於動察則又非全體大用之學河洛以下論此理多矣而莫備於朱子與南軒論中和之書其言曰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近世篁墩程氏論夜氣主靜之旨而卒亦歸重於敬其示人之意淺且切

矣
靜齋說

先生手抄醫閣集附白沙陽明集抄之書其末曰某按靜坐之學發於二程先生而其說疑於禪然在延平朱子則爲心學之本原而非禪也如白沙醫閣則爲厭事求靜而入於禪其害正甚矣故錄白沙陽明於延平答問後而終之以醫閣以見靜學之易差而

不可忽也

某既爲此說而頗自覺語意之疏後得豐城楊廉
伊洛淵源錄新增見其於明道錄下引朱子答張
元德書所論明道教人靜坐之說而自爲之辨曰
按靜坐之說止一箇敬字做去豈非伊川之教乎

楊公此論與鄙說相發而辨析完密今備錄於此

以自考飭

右先生
自識

居敬窮理說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道田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己能此蓋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八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

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又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而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

又空無所寄○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卽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卽存心之事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着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謂存心不過是存

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
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卽謂之致心體本
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卽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
涵泳之味淡己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蓋存
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
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
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
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
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
亦不能道中庸中庸卽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

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
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曾襟所能容所以不
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
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
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
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
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
密不可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程子二言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

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肅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不過讀書史應事物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答陳師德書曰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答呂伯恭書曰讀程子書旣已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答孫敬甫書曰主一無適者亦

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可以有功也○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北溪陳氏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

○上蔡謝氏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新安陳氏曰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而又以窮理爲貴也○朱子曰學者

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人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理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敬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敬軒薛氏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又曰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又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

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又曰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心昏氣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是以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也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答徐元敏書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

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答林擇之書曰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新安陳氏曰居敬又為窮理之本

何叔京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

致知則難以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
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答王子充書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
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
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
之間者不可同日語矣

退溪先生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子思曰
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二者之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
一而可行可飛者此朱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

如此老先生一生從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偏
重卽猛省而痛改之故其見於書又往復之間者
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相掄以趨於
大中至正之道耳其門人之述行狀云晚見諸生
繳繞於文義始頗指示本體云云則尊德性以掄
文義之弊此朱子之意也

淵源附集

按聖賢心學全體淵源之外亦或有日用實行特致謹嚴有足師法可以驗古

採

之必以懋故爲貴故特錄十數條爲附集云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
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蘧伯玉也公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遂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傳

列女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于孫爲少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于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漢書本傳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

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

表建武

光武年號

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
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以盡禮何

謂輕哉

漢書本傳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
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勸令

學卒以成德

漢書本傳

○王凝

字叔恬隋文帝時

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

門之內若朝廷焉

文中子朗篇

○柳仲郢

字論叢唐武宗時人

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

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

柳氏家訓

○呂正獻公

晦叔宋人

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

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情容凡嬉

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

至於博奕竒玩淡然無所好

呂氏家傳

○康節邵先生於百源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

之常乘月訪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淡亦如之

○涑水司馬溫公讀書必具衣冠整坐莊色不敢懈

怠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

人言者

宋名臣言行錄

○安定胡先生

名璣字翼之

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

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

禮也

○節孝徐先生

字仲輔

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

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

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私心也

○元城劉忠定公

字安禮

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

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錄行

附懲省錄

按不敬無道之為萬古首惡媚嫉打敬之為奸小險悞與夫假敬欺人幸為敬

賦及持敬乖理空寂偏說至為異端不悟者此皆
後學所當鑑懲反省故特錄為外篇附末自之為

錄懲省云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辨

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災下民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謂敬不足行謂暴無傷泰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蘇子瞻語人

曰何時打破這敬字觀此一語其媚嫉奸悞正是索

性小人朱子嘗謂使其得志蘇氏之禍甚於王氏豈

不可驗哉陸棠建安人初見楊龜山容貌甚莊端坐不

動每來必如是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

出接棠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驚異
既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好人遂以女妻之及范
汝爲作亂棠入其黨汝爲敗爲施達所誑飲藥死此
正是象恭色莊之類而其心跡綻露卒不可誣朱子
嘗論此以爲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朱子答楊
直書
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不聞其子讀書與否程子
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程子以有思謂已發則可而記
者以無見聞謂未發則不可程子嘗論許渤持敬而
謂曷嘗有如此聖人又力詆坐禪入定之非若以爲

未發時無所見聞則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

老佛虛無寂滅所謂修鍊精神清淨寡慾坐禪入定
皆似敬非敬朱子嘗謂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
成無只是箇專一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
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又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
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
陸氏偏於居敬而不要窮理專以尊德性爲務而廢
道問學其立本領持守處蓋由主敬得力而終是偏
說邪道陽儒陰釋朱子嘗淺加辨斥其徒相與祖述
漸次浸染如陽明白沙醫閻諸子甘心爲附庸不悟

而草廬亦未免此患當時已有其議程篁墩又爲作
道一編書謂朱陸早異晚同而陳清瀾建爲作學節
通辨一書究極原委洞覈明辨得破疑案退溪先生
嘗謂朱陸不同非故有意於不同此儒而彼禪此正
而彼邪此公平而彼私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耶凡
有志爲學而欲做持敬之功者不可不於是明辨也

崇故錄卷之四

嗚呼此吾先祖晦屏府君纂輯前聖賢所言敬字要
旨而別名爲崇敬錄者也府君早嘗師事大山李先
生以高第見推於門下旣卒而有文集若干卷已行
于世惟此一部藏在巾行手澤尚新不可委諸休廢
而付之蠹煤此不肖輩之所不容不汲汲搜發而覲
以效力者也蓋嘗竊聞敬之一字實是千古聖賢之
相傳的訣而至程朱夫子特加說明吾道旣東陶山
老先生遠接遺緒而大山先生爲其嫡傳我府君之
親承明詔其要旨實在於是觀乎此書之編而可以
知其心法之所由來矣第其爲書始成於府君晚年

而未盡整理故條例之間往往不免錯雜繁複讀者
恨焉不肖輩既自憎無辨別則不得不就同志士友
略加刪節而繕寫為二冊四卷上冊二卷明主敬旨
訣下冊一卷叙其淵源而一卷合旨訣通續淵源通
附附以懲省錄蓋亦壹遵府君原本而稍有變動是
竊惶恐既成而方將付之梓印謹識其前後梗槩如
右覽者其或諒之歲甲寅三月五代孫鎮旭敬書